

「公共藝術」趨多元化 藝術家冀作品滋養市民生活

近年，香港公共藝術趨趨多元化。由一件實體作品，以至一個活動，總有一件發生在你我身旁。然而，「公共藝術」一詞的出現，也僅在約二十年前。而政府和私人機構提倡公共藝術的重要性，也不過是近十年間的事。究竟本地公共藝術發展是處於怎樣的氛圍？公共藝術的社會角色為何？作為藝術推廣辦事處（APO）的總監，劉鳳霞（Lesley）希望公共藝術能滋養和豐富市民的生活，而當代陶瓷藝術家尹麗娟則希望透過公共藝術豐富大眾生活之餘，更重要令公眾對生活有所反思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「公共藝術」（public art）一詞可追溯至1930年的美國。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，總統羅斯福為了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，遂成立了名為「公共事業振興署」的機構（WPA）。當年該署曾發起聯邦藝術計劃（Federal Art Projects），聘請藝術工作者進行公共藝術創作，提供就業機會。此時，「公共藝術」的概念才正式出現在公眾眼前。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，美國大力發展公共藝術，其後公共藝術的概念在歐洲、日本等地掀起熱潮。

再看香港，數到「公共藝術」一詞真正在香港出現，卻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。「最初仍未使用『公共藝術』一詞，只是叫『戶外雕塑』。」Lesley早前出席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與港鐵合辦的名為「The Rise of Public Art in Hong Kong」講座時說。故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正式出現「公共藝術」一詞。

作品與公眾互動

一般市民對於公共藝術的概念，就可能如以前的「戶外雕塑」概念一樣，仍停留在戶外空間的雕塑，但其實公共藝術的形式多元化，由戶外放置藝術品，到壁畫創作，以至在公共空間進行某個行動，都可視之為公共藝術。而有別於一般的戶外大型雕塑或壁畫創作，本地陶瓷藝術家尹麗娟（Annie）的公共藝術作品甚具實驗意

■ Annie把陶瓷作品放置在商店中，藉此思考藝術的價值。



■ Annie在沙田city'super放置陶瓷作品，探討藝術的價值。



■ Annie在光州的作品《Every Day A Rainbow》。



■ 2006年沙田文化博物館舉辦了展覽MEGartSTORE，Annie用不同顏色的貨品拼成《彩虹》。

味。

2016年Annie參加了第十一屆韓國光州雙年展，「仍記得當年的主題是探討藝術可以做到咩。」Annie憶述。當年Annie圍繞主題創作了作品「Every Day A Rainbow」。作品是一間彩虹小屋，門外的木梯繫上彩虹七色，屋裡擺滿了各款零食飲品，貨品也是按照彩虹七色排列，整間小屋看上去十分奪目。Annie記得當時前往實地考察時，得悉街坊覺得雙年展的門票太貴，Annie遂免費開放作品予大眾參觀。Annie憶述，在放置作品的廣場上，有好多小朋友在玩，他們會拎住張錢走來。不過，這件美麗作品的背後，探討的是關於過度消費的問題。

帶出討論引起反思

「我不是一個外向的artist，我經常會思考什麼是藝術，尤其傾向反思的部分。到了光州，即使我腦海裡已經有了執行項目

的全盤概念，但我仍問自己，哪一部分才是真正的『藝術』呢？」Annie說。Annie認為，這並非一個普通的public project，而是一個公共藝術項目，因此，會思考更多關於作品所包含的藝術內涵。

除了在光州，抱著對藝術價值的迷思，Annie在香港亦進行了一系列甚具實驗性的公共藝術項目。其中一項名為「珍百貨」，是「Every Day A Rainbow」的延伸之作。在坪石邨雜貨店的一角展出了以陶瓷製成的生活雜貨，同時在上環的畫廊以低價出售這批作品。

這系列作品引起廣泛討論，「仲記得當時facebook洗咗版。」Annie說。藉着展覽，Annie想問一個問題：「究竟藝術作品係唔係一定要咁貴先買到呢？」有別於一般放置於戶外的大型雕塑，Annie選擇讓作品走進市民的日常生活中，並引發市民思考。「好的公共藝術作品應該可以帶出討論。本身藝術並非只是裝飾，應是可以帶到一些討論，未必是很嚴肅的討論，即使是討論藝術自身的元素都可以。這也是行前一步，帶領大家思考更多，豐富公眾的生活。」Annie說。

■ 早前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與港鐵合辦講座，在座講者各自分享對公共藝術的看法。朱慧恩攝

藝術教育與公共藝術欣賞

記者早前曾訪問過一位本地玻璃藝術家，他亦談到外國與本地參觀者在參觀時的不同反應。他以在韓國的所見為例子，他有見當地民眾到美術館觀賞作品時，很少會以手機瘋狂拍照，反而會認真欣賞作品，但若果放眼香港，「影相影到癲啦」。而談到類似的情形，Annie則表示這與香港的藝術教育存在缺陷有直接的關係。Annie提到，在香港，對於很多人來說，公共藝術作品的作用只停留於拍照。而出現這個現象，皆因香港的藝術教育未有重點放在

創作這一方面。

「香港的藝術教育唔止不足，仲有少少行錯路。」Annie說。縱觀不同學習階段的藝術教育，都存不足之處。Annie表示，中小學的視藝堂就如勞作堂，與真正的創作沒有太大關連。而作為在大學任教的老師，Annie亦提到在面試時，眼見不少畢業生提交上來的個人檔案，幾乎都一式一樣，「好多嘢寫，好多理論，我覺得跟通識一樣，應是吸收了不同方面，然後自己加以感受。」Annie認為，藝術教育不是像知識一樣教出來的，而是一

種感染或培育。Annie舉例，現時有一些新式的studio，非用傳統的「琴行式」教導，會引導小朋友探索自我。然而，家長對於這類模式卻未必買賬。「整個社會風氣，由幼稚園的小朋友到家長，都仲有排擠。」藝術教育如此重要，只因它關係到市民的藝術鑑賞力。然而，Annie表示，藝術教育與藝術欣賞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。「睇藝術品時唔應該淨係欣賞一些吸引眼球的作品，但做家對很多人而言，公共藝術只是用來拍照。」Annie說。

設計不當影響環境 公眾參與更重要

1950年，法國訂立了「提取建設費用百分之一購置藝術品」，規定在公共建築的費用中撥出百分之一的數目用在藝術上。在1959年，美國賓州費城都市重建局訂立了「藝術百分比」（the percent-for-art）方案，要求在建築費用中撥款以支持藝術發展。後來在1965年，「國家藝術基金會」成立，對公共場所設置藝術品提出要求。台灣是亞洲地區中最早實施相關法例的地區，於1992年立法，韓國在1995年亦緊隨其後。至於香港則暫時未有類似的法例。

公共藝術執行得宜，確實可以美化環境，又能與市民進行有意思的互動，但若果執行不當，則有反效果，成為視覺污染。早前，在葵芳興芳路與興寧路交界，便出現了一件名為

「安全島」的公共藝術作品。作品外形似小山丘，用地磚砌成，據說該作品原來是供市民坐下聚會。作品的說明如下：「城市的公路像海洋一樣切斷行人，令人們花無數時間呆在交通島等待過馬路。這作品將地磚伸展起來形成一個起伏的山形輪廓，供人坐下來聚會和見面。讓了無生氣的安全島變成一個活潑的景致，使等待過馬路變成了愉快的經歷。」

然而，這個作品早前在網上引起熱議，這件位於鬧市中的「坐椅」非但未受市民青睞，反而被嘲笑似「山寨」、「建築廢料」。雖然作品的創作原意是讓市民坐下休息，但卻引咎地寫上了「請勿攀爬」的字句。其後發展局接獲眾多投訴，最後承諾拆除作品。有議員則批評局



■ 這件「安全島」作品被網民指是視覺污染，但終遭拆除。

方未有諮詢公眾及區議會。Lesley認為，這件「安全島」作品正好給公共藝術創作帶來了很大的啟示，在推行公共藝術的項目時，有public engagement（公眾參與）是最重要的。也就是說在推行某個項目時，應該讓公眾、民間團體等一齊參與討論，而非突然的「空降」。

■ Annie表示，公共藝術除了豐富生活外，也應該反思生活。

■ Annie的「珍百貨」項目，選址在坪石邨一間雜貨店舉辦。

「油街」藝術項目

Annie參加的光州雙年展及「珍百貨」，均是藝發局主辦的項目。但談到香港推動公共藝術發展的機構，APO必不可少。APO成立於2001年，「旨在提高大眾對藝術創作和欣賞的興趣，讓大家體驗藝術的樂趣。」約二十年前，當時只有「戶外雕塑」的概念，「那時只作為環境美化的一部分。」Lesley說。不過，隨着城市發展，公共藝術的角色不斷演變。據介紹，早期的公共藝術多出現於廣場、公園、教堂、廟宇等地，作為對歷史、文化、宗教甚至是政治的宣傳記錄。到了後期，便開始着眼於美化環境，也強調與公眾互動。多年來，APO舉辦過不同類型的公共藝術項目，包括成立之初的「東涌逸東邨——公眾藝術計劃」、「藝遊鄰

里」，到最近的「城市藝術計劃：樂坐其中」。

2013年APO旗下的視覺藝術交流平台「油街實驗」成立，Lesley自言把它視之為一個大型的公共藝術項目。Lesley憶述，當年該處進行了一個名為「盛食當灶」的項目，把活動室變成開放廚房，猶如一間餐廳，以至有飲食雜誌以為真的是餐廳，遂約訪問。「我們並不售賣食物與飲品，只是教學之用，大家聚集交流意見。」Lesley表示，雖然該雜誌最後得知那裡並非餐廳，但卻評價油街是「都市裡難得的奇異空間」。Lesley提到，公共藝術在今天已變得越趨多元化，與市民、社區的關係密不可分。她憶述：「在APO成立之初，任務是推廣公共與社區藝術。但在2013年『油街實現』開幕後，我的願望是讓藝術成為生活的態度。」



■ Lesley希望藝術能豐富市民生活。